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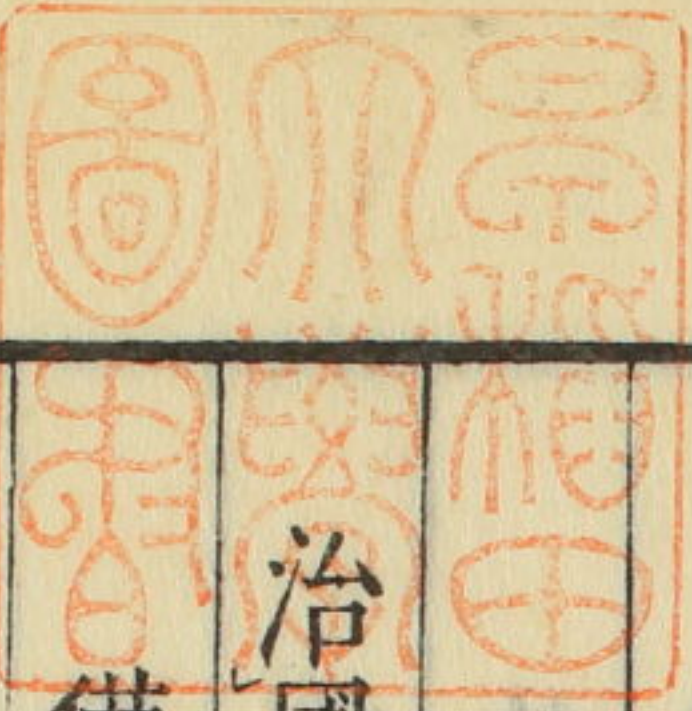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八十五
至八十七

0422
76
33



門 卷 33
76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五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 評 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上

書禹貢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五 都邑之建上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

大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注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

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太統。乃循成

王宅洛故事。而又於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借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以北辰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眾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乎南焉。今日

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

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一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嘗當天下，則其兵馬之彊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南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

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以為

國家餽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借幽以建武。而禦乎戎夷。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此

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為衰微之慮。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為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

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召誥惟二月既望日也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京

則至于豐豐鎬至洛邑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古語三月惟丙午朏月出也三日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殷之衆庶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經營之位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書役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

周公行相視洛邑召公于豐迺遷而來也卜宅者

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

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

之位成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

之事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營成周計丈數揣度

日高低度厚薄日深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

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乾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

意又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
 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都鄙之地顧瞻
 有河粵瞻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
 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
 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峯峯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
 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
 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
 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洛誥惟三月

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

哉

始生也

臯

日也

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條

本洛誥文誤在康誥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
 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如逆復之復

子明辟

辟君也

予惟乙卯

即召誥之乙卯

朝至于洛師

猶言京師

我卜河朔黎水

河北黎水交流之內

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

食其墨也我又

卜灑水東亦惟洛食

使來以圖

洛之地圖

及獻卜

卜之兆辭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
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
公得卜復命于王也澗水東灋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灋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灋之
間下都在灋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
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
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
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
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

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泄四海
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
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
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
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
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即
有宅洛之舉亦猶我

太祖建都于吳而

太宗繼之而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

南閩北遠
與並建兩
京之說未
可幸合

茲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
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
不甚遠也。惟我

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
會也。仰惟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
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
金臺為其樞。茲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
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

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崇，徙都也。于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君也，其七章曰：
考稽也，維維也，王宅居也，是鎬京。在豐水東。維維也，龜正也，武武也，王成成也，
之居也，武王居也，烝烝也，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朱熹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
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
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
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遷鎬

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
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
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
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
文王始營鎬邑。至于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
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里。制為鎬京。蓋其所以
遷者。以勢益大。人益眾。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
疆盛之時。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
遷也。是故自郃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

亦不可行
于有事之日

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而東遷。則淪于
衰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
至於衰微。而遷者。未有能復興者也。觀諸東周。
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
微也。

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居肇也。開域也。彼
四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
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

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禮樂之所會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貌整敕四方之極表赫赫顯厥聲濯濯明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為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為周天之極也有京師以為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極則其為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聳萬國之觀瞻為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五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六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下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鄭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

后世無溝
洫所以無
經理

吳澂曰。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為民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葉時曰。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內而環拱之。如眾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為民極於下也。所以為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於地。大人眾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

大學後義補 卷之六 都邑之建下

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為內朝何者為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類所設之官自六卿至于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治至於掌邦土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為民而為之立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北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立於此是以近而鄉遂遠而侯國又遠而荒服之外來朝觀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獻藝為政教者于焉而質正有訟獄

者于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太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洛邑在周時為中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於此宅中圖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禮者見其中於中國故

為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說。蓋盛稱華夏之地。居地勢之中。得天氣之正。時序正。而寒暑不過甚。風雨時。而收穫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節候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晚也。中國皆然而。洛邑乃其要會焉。故為此說耳。雖然。自三代以前。則洛為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闊。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為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

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鄭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淡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太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蓋太司徒掌建邦國。乃國家之大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

中特其中之一事爾。太司徒總其凡，土方氏專其事，有事之時用其所職以輔相司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經，九緯。東西

之道，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玄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

置槩，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槩，必先水地，以懸使所置之臬，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墜，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槩，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

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營。言其終也。所謂置槩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謂水平也與。

春秋桓公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臣按穀梁傳亦云。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後世因以天子所都為京師焉。

周幽王為大戎所殺。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

此法不脩
不知誰嚮
之而然此
又不可解
者

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疆，未敢貳也。而秦何自

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臣按蘇軾謂遷都為周人失計。舉後世遷都數君皆不復振，而有亡國之徵，是固然矣。然此蓋謂衰敗之餘者爾。若夫國勢方興之日，或依形勢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遠夷狄之害，則不可專泥此說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東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為三河是三郡者皆濱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為運道達于河即達于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道者也我

朝都燕咫尺瀛海則所以通天下之食貨以足

國用者莫便於海焉蓋海道以天為界地界已盡而人之行者不止蓋天造地設以有待而為今日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桀十二萬戶於咸陽

臣按此後世起天下富民填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古累字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執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搃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

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曰：西都關中。

陸贄曰：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用之以傾諸侯，漢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一半，可以養力，俟時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

威昭德

呂祖謙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前言之。東周以前全勝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澗。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

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
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
今

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
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二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
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
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
恐其反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
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
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

已哉。

高祖八年。徙齊魏大族豪桀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
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
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
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
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有變帥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
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民家居於關中。與利田宅。凡
十餘萬口。

臣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

大學後身補 卷八十一
意忘其家之從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有不贍。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亡而已。雖有之。亦如無焉。何名之爲實哉。必也寬之以力。役優之以恩澤。凡有征斂科賦。視諸民爲減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

臣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公此言亦誤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天地以來。所未有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陝西按撫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閩。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陛下脩東京高城。濠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

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濇犯。我若脩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高祖入朝。而京

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脩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臣按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脩築京城。一時議者皆以為失體。臣竊以為古之太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為之計。惟恐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為界。相去二千里。

而為國遠慮者。猶建議速脩京城。蓋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蹈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

京城與北虜為鄰。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烏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於一隅。及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

盛時所都也。曰幽燕。

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為九州。或為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

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

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蓋近境也。是則秦漢以來得國之正。綿祚之遠。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猗歟盛哉。洪惟國家得中國帝王之正統。奄有黃帝以來之境土。承傳堯舜以來之位號。況所以建極以圖四方之治者。又在黃帝堯舜之故都。則其所以繼志述事。以上承

祖宗垂憲作則以貽厥孫謀者。烏可但已哉。雖然黃帝堯舜固所當法。女真韃靼尤所當戒。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上都邑之建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六終

都邑之建下

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

吳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為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脩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

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來往也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為之城郭為之溝池為之關隘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脩為險固之備內焉而為之垣墉外焉而為之城池又遠焉而為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

有關以譏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貔貅萬旅。虎豹九關。

京師地大而人衆。宮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

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也。大也。彼韓城。燕召公之國。師衆也。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蠻夷國。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飲。實籍稅也。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

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須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朝廷命鄰邦合力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竝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竝據野而言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二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竝著於易經。何邪。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其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

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爲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爲治。固當本乎內治之脩。而亦不可不爲外患之禦。內焉者。旣本城郭溝池以爲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爲險。因其自然之勢。則易爲力。豫爲未然之防。則無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是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爲守國之人。有六典爲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

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為去聲已。大人世父傳子及兄傳弟以為禮。城城內

郭外溝池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

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

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

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

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

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

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

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

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

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

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一
禮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爲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二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

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仍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爲民生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爲也況可非其時乎是以善爲國者恆於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爲之必以其漸成之必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二十一
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爲之。此所以務不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

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郟。

胡安國曰。郟。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郟。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爲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

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請于天子。况遷國築城乎。若

非奉專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苟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傲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太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備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太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夷狄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蓋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膝局鑄所以

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固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守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

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爲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爲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

理之當然也。我。

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

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

京師。

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

始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堅冰。至所宜深戒。

十九年。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郭。

杜預曰。魯西郭。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也。夫郭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

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郭。則郭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況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扃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

叔孫敖也。

楚使封

人主築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

財用之用具平板在兩旁者榦兩頭立木稱量輕重畚盛土器築實土

器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議遠邇均其勞也略行基址足

具餼乾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

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脩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

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榦以下數事是也既

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詎日以啓工至于某日當

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

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

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墮壞城郭高祖定天下

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

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

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

天下吏民爲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

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眾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

大學後集卷之二十一
官分畫街衢倉場營解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爲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爲法不但展城

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

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曩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爲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張之時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挽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爲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爲

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爲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竝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脩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脩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脩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

過河北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七 終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七 城池之守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p>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p>
------------------	------------------	------------------	------------------	------------------	------------------	------------------	------------------	------------------	------------------

六十八雜